

龍鄉琴童

文戈 著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龙乡琴童

文 戈 著

龍鄉琴童

翁宗源題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龙乡琴童

作 者：文戈

责任编辑：云茂

责任校对：舒张

书名题字：赵宗源

封面设计：邵晓燕

插 图：徐欣

出版发行：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上水新成路123号3楼

电话：(00852)26706633 26701382

传真：(00852)26701382

印 刷：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32

字 数：80千

印 张：4.65

版 次：2003年8月第一版

印 次：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62-450-185-8/D · 45962

定 价：港币11.00元 人民币：11.00元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伴唱” 特邀回乡露峥嵘	(3)
第二章 “毛孩” 一个逢时的幸运儿	(7)
第三章 往事 坎坷岁月里的双亲	(10)
第四章 取名 多情而浪漫的诗思	(14)
第五章 “吉星” 生后即遇国振家兴	(18)
第六章 早教 爸爸的构想与理论	(20)
第七章 启蒙 两岁半接受早期教育	(25)
第八章 “超常儿” 三岁半成为“小明星”	(37)
第九章 入小学 一个校内外的“小红人”	(40)
第十章 学钢琴 地震也没让父女俩退却	(43)
第十一章 初出游 尽情拥抱大自然	(46)
第十二章 尽孝心 别开生面的祝寿磁带	(50)
第十三章 初参赛 “小荷才露尖尖角”	(53)
第十四章 拜但师 “感天动地”求师信	(56)
第十五章 赴蓉学 “我拿少年赌明天”	(59)
第十六章 入殿堂 功夫不负有心人	(65)
第十七章 奉师命 母女再战青羊宫	(72)
第十八章 小琴师 学子先生共一身	(79)

第十九章 苦肉计 “三全齐美”忍破镜	(85)
第二十章 升本科 关键时刻道真情	(100)
第二十一章 大醒悟 “让我们三个都幸福”	(110)
后 记	(126)
附 录	
“龙乡琴童”钢琴本科毕业论文	
论析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第一〇九号	(128)

前 言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感人的故事,相信看完整篇报导,你会心潮难平,感慨多多,收益匪浅。

我们说,一个人要有一点精神,要有一种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积极向上的精神。我们所看重和钦佩的,不止是龙乡琴童如今已取得的成绩,而更是她,她的父母,为理想努力进取,克服困难的过程。她,她的父母,最可贵可佩的就是这一点。第二,是琴童的父母在培养子女过程中的爱心、恒心、高度的责任感,及她父亲在实施对女儿早期教育中所抱持的科学态度,所采取的正确方法,所体现的探索精神。第三,她,他们的奋发追求,不纯是孤立无援的个人之举,而始终离不开身边一群人的扶掖与支持,包括各级领导、老师、伯乐、“贵人”等等,离开了这些人的鼓励与帮助,琴童的成材也是不可能的。当然,看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按照传统的观点看,这个小家似乎也有“悲剧”、遗憾的一面,即源于国家、时代特定的大背景和个人的、微妙的原因,她的父母中途分手了。但这决不影响他们的这种精神,不影响他们作为父母的伟大,女儿的优秀。

由此,我们拓宽去想,如果我们的每一个儿童、父母、家庭,每一个老师以至各级领导都具备这种奋斗、探索的精神,都抱持这种科学的认真态度,都怀有这种高度的责任感,那末,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就必定会极大的提高,我们民族的复兴就必定会早日到来。

最后，我借用《燃烧吧，生命》这首诗歌来结束我的前言。——

人生啊，人生！
谁都熟悉这闪光的字眼。
倘人们静以深思，
她的分量该是如何的沉甸？

人的一生犹如炭丸，
可以烧尽，
可燃一半，
甚而不燃。

教生命的煤球炽烈燃烧吧！
纵是一闪，却能净化与奉献。
让无数颗生命的星光，
缀成一道人类历史的光环。

盛 国
二〇〇三年六月八日

第一章

“伴唱” 特邀回乡露峥嵘

一九九五年十月是个不平凡的金秋，当时全中国、全世界都在举办各种纪念活动，热烈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十月十四日下午，四川省自贡市中心区，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也将在政府大礼堂隆重举行，这就是“自贡市庆祝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钢琴伴唱红灯记》音乐会”。

会场已坐满了人：政府官员、新闻记者、各界人士以及爱好京剧、钢琴音乐的男女老少。

二时许，帷幕拉开。主持人走到台前，满面春风告诉大家：“今天这个音乐会，我们不仅挑选了我市各年龄组的小钢琴手为《红灯记》唱段‘伴唱’，还特别邀请了从我市考入四川音乐学院附中、现刚考取钢琴本科深造的江边小姐回乡‘伴唱’。她今年才十七岁，比在座的小钢琴手们也大不了多少。她已来到现场，大家欢迎！”

顿时，人声鼎沸，踮首张望：“什么？十七岁？读本科？”

江边有些腼腆地站起身来，嫣然颌首向大家致意。

显然，这场音乐会“伴唱”的重头戏是江边无疑了。

《仇恨人心要发芽》、《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这些当年曾由著名钢琴家殷承宗大气磅礴演奏过的扣人心弦的精

彩唱段，而今却要落到这位纤纤少女的手上，人们不禁为之捏了一把冷汗。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她弹过京剧吗？——一个西洋乐器的学子，一个自小耳濡贝多芬、莫扎特音乐的‘小洋人’”。然而，不久大厅里回荡起的一曲曲勾心荡肺的唱段，却神奇的回答了这一切。随着自贡市著名京剧演员声情并茂的演唱，随着江边微微晃动的身子所摇滚出来的“钢琴京腔”的丝丝扣合，不仅给人一种中西和媾的奇妙的音乐艺术的享受，还把人们深深的引回到三十年代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动人境界。

观众一阵阵的掌声决不仅止于礼貌，而是对演唱、伴奏浑然一体而酿出的美妙艺术效果的肯定。

一个中年男子不由叹道：“没想到她这点年纪，竟能把京剧弹得如此老到、纯正”。

是的，这是当场在行观众的同感。正如过后所刊载的一首《满庭芳》词（下阙）中所表达的：

琴童，
云济济，
同台献艺，
竖耳聆松。
忽而上江边，
笑眼情浓。
绰约长裙秀发，
从容坐，
键舞音雄，
京腔正，

人随曲醉，
举座叹成功。

会后，自贡市电台采访了她和她应邀而来的父母，她小时的钢琴启蒙老师敖琪美，以及同被特邀来的院方作曲系主任毛教授。两位老师分别对她小时学琴的刻苦和她此次的出色“伴唱”作了高度的评价。

教授说：“虽然我不是直接教江边的钢琴老师，但我知道，京剧是江边以前从来没接触过的，她这次初试京剧即能弹得如此有板有眼，我想这是全凭了她平时乐感的积累，她今后定会是一个出色的演奏家”。

启蒙老师是个女士，四十多岁，她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接着说：“小孩子学琴不能单靠灵气，更可贵的要有一股吃苦的劲头，因练琴之初是非常单调乏味的，江边固然悟性高，但在勤奋刻苦这一点上，恐怕是许多小孩所不及的。这也就是她独能考上川音附中，以致长足进步的原因”。

她本人则用成都话动情的说：“……我很久以来总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把自己所学得的钢琴技艺，交流给家乡的小朋友，促使家乡的钢琴音乐更快发展”。

当记者的话筒对准她父亲时，她父亲介绍说：“江边两岁半接受学前教育，五岁被破格推荐入小学，七岁登台音乐比赛获奖，不到十一岁考上川音附中钢琴专业，十一岁半因家境贫困开始带学生，半工半读，自谋生活……总之，说起江边的学习历程，足可以写成一部厚书”。

其实，江边并非什么“天才”。她之所以能传奇般的茁壮成长，得力于“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开放气候，得力于严格而

科学的家庭教育，得力于各级学校的教育培养，以及自贡市社会团体，政府有关部门的爱护与鼓励；当然，更源于她本人自两岁半起，马不停蹄的不懈努力。



第二章

“毛孩” 一个逢时的幸运儿

一九七八年的初夏，在中国刚刚患过那场重病，元气复苏之际，江边作为一个恰好躲过这场劫难的幸运儿降生了。是的，她真算得一个幸运儿，因为她幸免了目睹那些疯狂的举动，那些扼杀生灵与人性的惨状，不曾被那齷齪的、窒人呼吸的空气所污染，尽管当时中国的上空还徘徊着缕缕阴云，但迎接她的毕竟是已见端倪的万象更新的春天。

她的第二个侥幸是，她居然能“高贵”、安然地坠地于当时自贡市条件最优的第一人民医院的产房。注意，像她这样一个当时可谓身世低微的女婴！——父亲，一个月工资刚刚才提到四十二元五的普通音乐老师；母亲，一个回城待业知青，尚处于半失业状态的街道缝纫学工。这委实是微不足道的人家，可谓小市民中的小市民。而当时的时势，虽已开始“拨乱”，但还远远谈不上“反正”，要想“公事公办”地住进这“第一”医院的产房，非走后门不可。显然，这与她父母那样的身分是无缘的。而她父亲历来清正、迂执，既不懂开后门的手艺，又不屑扳别人的下巴，尽管他比别人更懂得科学，更深切地明了这第一医院的产床对自己体弱而性急的妻子和即将出世的婴儿的安全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他只能在心底里着急。好在苍天有眼，运气竟送到他的面前：他学校一位老师的

妹妹正好新调到了这所医院的产房。也许出于同情，一种对自己相同地位和苦境的同事的理解，这位老师终于通过她妹妹，把江边的母亲引进了“后门”。后来的情况证明，正是这后门中的分娩，才避免了这脆弱母亲的难产，从而也才保障了她母女的安康。

一九七八年五月八日，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产房里，好一阵产妇的呻吟……终于“吐”的一声，一个新生命来到了人世。在产房外已经坐立不安的爸爸，一把接过护士送出来的出生卡，眼睛紧紧盯在了上面：出生时间，五月八日下午四时五十分；性别，女；身长，50 厘米；体重，3500 克。

“下午四点五十分……哦，属猴的！”一直陪在爸爸身边的老祖母首先注意到这个小生命的生时属相，喜形于色地说。“嗯，我这个小孙女今后一定聪明！”祖母自个继续兴奋地评论着。而爸爸的眼睛却一直停留在“5 月 8 日”这个生日上。“嗨，这可真是个喜日，不仅千金出世，还是我领薪的吉日哩！”爸爸心里感叹着。——“四十二元五！诚然低微，可它却是三口人的生命线啊！——五点了，托钟老师代领的工资怕拿回来了吧？——嗨，这小丫头也真是有福气，硬要等着爸的钱拿回了家，才肯来到这个金钱的世界！”爸爸的思路飞快地跳跃着，一瞬间的功夫，竟想到了这许多，真个是善于联想的人。最后，爸爸的眼光转移到身长、体重的数据上！不言而喻，这是两个显示婴儿发育良好的数字，只见爸爸早已舒展的脸上，更加晴朗起来。至于一般人最关心的“是男是女”的问题，这爸爸反倒没去想过，不，宁可说，他、他的妻子、母亲倒是更希望生个女儿。——老实说，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他们江家历来就没有市场。一次，当他看到邻居的一个妇女因生了个

女孩而遭到丈夫虐待的时候，他简直为之愤愤而不可思议，他暗中发誓，今后自己若生个女儿，定要加倍疼爱。你看，这个小生命的爸爸就是这样——一个在当时中国社会实属少数的具有开明思想的人，作为此等爸爸的女儿，我们能不为她的又一个幸运祝福吗？

少顷，当护士面带着笑容，把婴儿抱到他们面前的时候，已等候在产妇住房内的爸爸、妈妈和老祖母真是喜出望外，高兴得愣住了眼睛：“哦，这就是我们久盼的小丫头”——蛋圆的脸上一副稠眉大眼，继承着她母亲的优点；那胖敦敦的小手老爱把四、五指吮含在嘴中，惹人发笑；尤其注目和讨人喜爱的是，一头乌发竟压过了耳垂，映衬着泡气的红脸，格外神气，令人想起那逗人的“毛孩”。连那忙碌不已的护士们也禁不住停下来抱着，逗着，不无羡慕的夸道：“我们接了无数的婴孩，还难得看到头发这样好的娃儿！恭喜你们了！”

第三章

往事 坎坷岁月里的双亲

第一次当爸爸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当这位而立之年才做了爸爸的青年男子，把可爱的女儿横抱在胸前的时候，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是喜？是悲？是神圣的责任，还是其他什么？他无从体味，只恍惚与这手中宝贝有关的往事，从自己的脑幕中飞快地闪过。——

他和她母亲一九七零年年底的相识，说来该是“文化大革命”的杰作。是这个怪诞的媒婆，把他们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男女牵引到一所乡镇学校：一个是新调到那里任教的老师，一个是即将下乡，偶到姐姐学校来玩的知青。一个出自书香门第，身上背着所谓“反属”的黑锅；一个生于小商人家庭，父母已故，近乎孤儿。一个满脑子的理想主义，热爱文艺，牢骚满腹，不满于当时的现状；一个则初中文化却阅历丰富，不问国事，承受现状，崇尚务实主义……显然，他俩确属迥然不同的两类人，若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神威，他俩是无论如何也凑不拢一块的。然而，这些差异并没有成为他俩自愿恋爱的壁障，因为他们首先“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未必”曾相识；而况，据说“差异可以互补”；再说，他俩也不无一些共同的品性，如，坦率，较真，爱好，向上等。他俩也和其他青年男女一样，品尝过初恋的甜蜜：她那高大，丰腴的身影，曾勾起过他的

浪漫蒂克；而他那真挚、沉郁的面庞，也曾温馨过她的梦境。

初识不久，那势不可当的潮流即把她冲下了乡村，被分配到自贡市南方很远的一个贫脊的山沟里，一去三年。在那漫漫的三年里，学校和山区生产队之间那几十封纯挚的情书，成为了他俩继续爱恋的桥梁与凭证；而那一年半载一次的鹊桥相会，也曾给双方留下过“相见时难别亦难”的不尽忧伤。

一九七三年底，经过他俩在城乡双方的百般努力，作为一个无父无母，无生活来源的孤儿，她终于办得“病残”手续回到了自贡。然而没想到，她一返老家便也真的变得“病残”起来，在农村患上的阿米巴痢疾、风湿性头痛、营养不良，以及那严酷的体力劳动所积淀的满脚的胼胝，使她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病夫。

失业、贫困、病悵，给他们的爱情罩上了阴影，他们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情感的考验，但不饶人的经济状况，始终阻遏着他们的“最后归宿”。

一九七四年冬，依然是贫困。她只得带病走进了街道缝纫组。

一九七五年初，又是经过了百般的努力，他终于从“献身”了十年的郊区学校，“照顾性”的调回到市区她的身边。结为百年之好，幸福生活的美梦似乎近在眼前。然而“百年之好”可结，“家”可成，“幸福生活”却还只是字眼。“新家”一无所有的严酷现实，像恶梦般摆在他们面前。

那是个令人永远难忘的婚典：新房——一间破烂得难以整修的平房小屋；新郎新娘下榻处——一张摇摇欲坠钉了又绑的绷子床；道喜者——两家中尚不嫌贫的几个亲戚；婚宴——五菜两汤，一瓶二锅头；总共耗资——25元人民币；所收

贺礼——枕头、被面、床单各一副，脸盆、温水瓶各两个。

好在未来竟是光明的：第二年的十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被赶下了历史舞台，全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人道“穷则思变”，其实精神上的苦恼更令人思变，而作为多年来二者兼集一身的他，更是向往着这一天。他欣喜若狂，感慨万端。连他自己也难以置信，就在这样一些日子里，作为普通音乐教师的他，竟能利用课余时间自创、自刻、自印出几十首歌唱胜利，展望未来的歌曲作为音乐教材，并痴迷十足地组织宣传队四处高歌。他在《我站在窗前》这首歌中唱道：“树上的鸟儿吱吱的欢唱，我站在窗前遥望着远方……祖国啊，祖国！你清除了‘四害’，江山格外美，一派好风光！”这就是他当时的心声。不，是一种激情，压抑多年后突然爆发的激情，它真切地表达出他当时无比痛快，热爱祖国，向往新生活的思想感情。

一九七七年，日子果真有了一些起色。特别是下半年，传来了教师即将优先调资的信息，这对于经济上一直窘迫，因而也一直不敢要孩子的他们，无疑是一个喜讯。加之他们“小两口”实已不“小”，生养一个小宝贝的念头开始催促他们。但是，他俩毕竟不是毫无生育知识的大老粗。尤其是他，虽然在中国“关系学”上是个一窍不通，也不曾想“通”的“迂夫子”，可在当时中国人不太起眼的优生、优育问题上，却称得起一个“深谋远虑的战略家”。他从不认为生育是个简单的可以轻率从事的问题，作为父母的，既要生育子女，就要对其负责，力求实现优生，这就得讲究一番科学，在生育前着手大量细致的优生准备工作。

他认真地履行了自己的观点，尽管限于条件，不可能不折